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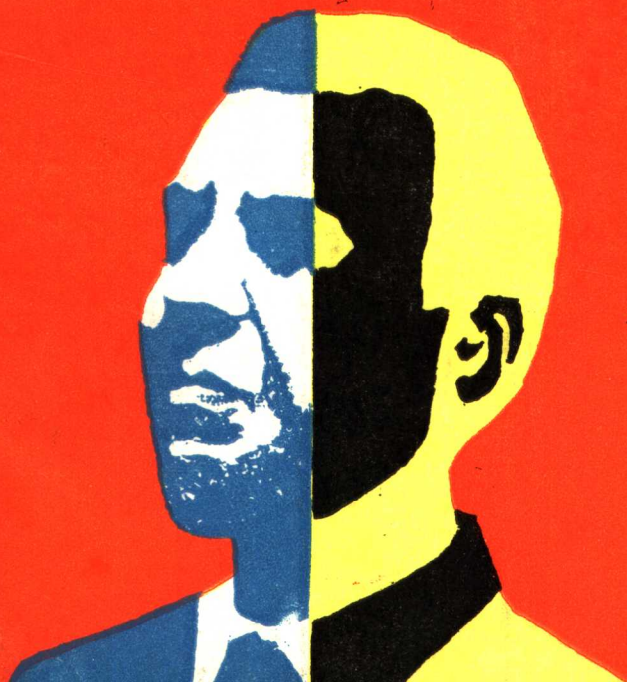
译者

李文俊 曹庸

# 审判

## 卡夫卡

### 中短篇小说选



Franz Kafka

The Trial

---

本书根据 Penguin Books 1955 年英译本转译

审 判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

李文俊 曹 庸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江苏丹徒人民影印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17,000

1987 年 8 月新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500 册

书号: 10188·739 定价: 2.05 元

## 编 者 的 话

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是奥地利小说家,犹太血统,出生于布拉格,父亲是百货批发商。1901年卡夫卡进入布拉格日耳曼大学攻读德国文学,后改学法律,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908—1922年一直在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有机会常和捷克工人接触,对他们的贫困处境和受欺压的情况有所了解。1923年因病辞职,离开布拉格到外地休养,1924年病情恶化,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疗养院。

卡夫卡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写作,并参加了当时布拉格文学界的一些活动,阅读和研究过易卜生的戏剧,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的学说;1909年开始发表作品;1915年获冯塔纳德国文学奖金。

他生前发表的作品不多,这由于他极不满意自己的作品,怀疑它们的价值,曾留下遗嘱,要求将他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手稿一律烧毁。但他的挚友、遗嘱执行人勃洛德违背了他的意志,整理出版了他的全部手稿和作品。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审判》(1914—1918)、《城堡》(1922)和短篇小说集《中国长城》

都是在他死后出版的。

卡夫卡的作品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其中现实和梦幻，理性和荒诞交织在一起，给人一种扑朔迷离，有时甚至阴沉恐怖的感觉。作品主人公都是一些精神上十分孤独的人物，多半是知识分子。他们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压下，感到愤懑、不平、怨恨，痛苦地寻找出路，但又无能为力，思想上动摇不定，对现实妥协、顺从，对前途满怀恐惧，结果仍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卡夫卡的作品虽然形式上荒诞离奇，但却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暴露资本主义现实的某些阴暗面，如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矛盾（《美国》），统治阶级的荒谬和残暴（《城堡》、《在流放地》），司法制度的腐败（《审判》），在《变形记》（1912）中作者不仅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独和绝望心理，还通过人变甲虫这一奇幻的情节，触目惊心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

卡夫卡的创作年代正是资本主义转入帝国主义的时期。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日趋反动和没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相继发生，社会矛盾激化，思想动荡不安。他认识到生活现状的荒谬，对未来又毫无信心，因而经常陷于彷徨、悲观。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很平凡，充满了烦恼与痛苦。父亲的专横、家庭的庸俗气氛使他感到窒息，产生一种压抑和内疚的感觉；他自幼喜爱文学，但不得不屈从父亲的意志学法律；他为工作中遇

到的莫名其妙的工伤惨祸而苦恼，但出于对家庭的义务感，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保险公司里，只能在晚上断断续续地从事心爱的文学创作；他身体孱弱，常为病魔（肺病）所苦。他优柔寡断，两次订婚，结果都未成婚。1923年，他结识了一位有才华的女演员，在柏林和她一起过了仅仅一年宁静的生活，第二年他就去世了。这一切对卡夫卡的创作思想和作品都有影响。

卡夫卡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小说的情节往往荒诞离奇，对事件的细节、对人物行为和心理的刻划却又十分详细逼真，但行为之间，行为和心理之间都缺乏因果关系，而且一般都在不平常的、捉摸不定的关系和冲突中展现出来，造成一种现实本身就是荒诞、残酷和无法理解的强烈印象。这种手法也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梦幻和晦涩的色彩，有时使人难以理解。他的叙述方式客观、冷静；语言简练、流畅。

卡夫卡这位忧郁型的、具有病态才华的作家生前并未受到重视。他的作品从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才广泛流传，对欧洲一些现代文学流派产生了极大影响。现在卡夫卡被推崇为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本书于1966年初版，书名为《审判及其他》，这次重版，个别文字由译者和编者作了修订。

1986.11.25

## 目 次

编者的话 ····· 1

判决 ····· 1

变形记 ····· 16

在流放地 ····· 80

乡村医生 ····· 115

致科学院的报告 ····· 124

以上李文俊译

审判 ····· 137

原本编者附记 ····· 麦克斯·勃洛德 385

以上曹庸译

## 判 决

仲春一个星期日的早晨。青年商人乔治·本德曼坐在二层楼自己的房间里，他的住所是伸展在河边一长列东倒西歪的小房子里的一座。这些房子除了高度与颜色以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区别。他刚写完一封给住在国外的老朋友的信，缓缓地梦幻般地把信放进信封以后，就用手肘支着写字桌，凝望着窗外的河水、桥梁和对岸那些青翠的小山。

他在想他的朋友，这个人实际上是若干年前逃到俄国去的，因为他不满意自己在国内的前程。如今他在圣彼得堡经营一桩买卖，这买卖开始倒还兴旺，可是后来就一直走下坡路，他每次回家——这种机会真是越来越少了，——总不免要叹苦一番。看来他是在国外白白耗费精力；他新近蓄着的一把大胡子并没有完全遮盖住乔治从小就如此熟悉的那张脸，他的皮肤变得蜡黄，好似身上潜伏着什么病。据他自己说，他和当地的侨民圈子往来不密，和俄国人的家庭也几乎没有社交关系，那么说他已断了念，打算单身到老了。

对于这样一个显然落魄了的、只能寄予同情而爱莫能助的人，又能在信中說些什么呢？难道应该劝他回家，叫他再移植到家乡来，恢复中断的友谊——照說，没有什么会阻碍他的——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朋友们的帮助上嗎？不过这岂不等于告訴他——而且口气越委婉也就越叫人生气——他过去的努力都是枉費心机，他终于应该放弃一切，回到祖国，让大家瞪着眼瞧他，把他看成一个改邪归正的浪子，似乎只有他的朋友才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他呢，仅仅是个大孩子，早就該听从那些留在家里发迹的朋友的話。况且，使他蒙受这一切痛苦以后，是否就一定能达到目的呢？也許他还根本不肯回来呢——他自己說，如今他已和国内商业界毫无关系——那时，他仍然是个留在他乡的异国人，因为朋友的劝告而痛苦万分，比过去只有更与他們疏远。如果他真的听从了他們的劝告，可是又不能适应国内的情形——当然，这样的結果并非人們的恶意所致，而是由于环境的影响——他和朋友合不来，沒有他們却又不行，自慚形秽，而且再也不能說自己还有朋友、还有祖国了，那岂不还是让他依旧留在外国的好？考慮到这一切，誰敢担保他回国后就准能万事如意呢？

由于这些原因，如果和他继续通信，那就不能象給远方的泛泛之交写信那样把随便什么真实的消息都告訴他。他最近一次回国是在三年多以前，他的解釋說不太



通，他說俄國政局極為動蕩，連一個小商人走開幾天也絕對不許可，可是另一方面，俄國却让千百個俄國人太平平地出國旅行。不過這三年來喬治自己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兩年前他母親故世了，從那時起，他和父親住在一起。他的朋友自然也接到噩耗，朋友寄來一封慰問信，寫得很冷淡，使人不得不認為這樣的不幸所帶來的悲痛，在遙遠的國家里是無法體會的。不過從那時起，喬治以更大的決心致力於買賣或是所有別的事。

也許是因為母親在世時父親堅持公司里的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使喬治無從發揮任何真正的積極性吧；也許因為母親的死削弱了父親的進取心吧，雖說父親在公司里仍舊很活躍；也許主要還是靠時來運轉吧——這的確非常可能——總之，這兩年來他們的買賣得到了驚人的發展，辦事人員不得不擴充一倍，營業額也翻了五番，無疑，往後還會有更大發展。

可是喬治的朋友對此却一無所知。早幾年，最後一次也許就在那封吊唁信里，他還勸喬治遷移到俄國去，他甚至還把喬治分公司光輝的前景渲染了一番。他所舉的數字和喬治目前買賣的規模一比，簡直微乎其微。可是喬治還是遲疑再三，不敢讓朋友知道自己商業上平步青雲的情形，如果現在再回過頭去告訴他，那當然就顯得更加突兀了。

因此，喬治只限于給朋友寫些無關緊要的瑣事，在靜

讖的星期天独自遐想时，最容易涌上心头的也正是这种瑣事。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打破朋友出国后长时期里对故乡所形成的幻想。所以，在三封相隔頗久的信中，他都对朋友提起一个不足道的人和一個同样不足道的女子訂婚的消息，以致恰恰与他的原意相反，他朋友竟对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发生了些兴趣。

可是乔治宁愿写些这一类的事，而不愿承认自己一个月以前和富家小姐弗萊达·勃兰登菲尔德訂了婚。他常常和未婚妻談起这个朋友，談起他們通信中发展起来的特殊关系。“这么說他不会来参加我們的婚礼了，”她說，“不过我是有权利認識你所有的朋友的呀。”“我不想麻煩他，”乔治回答道。“你別誤会我的意思，他很可能来，至少我这样想，但他会感到勉强，心眼里不痛快，也許他还会嫉妒我，而且一定会不滿意，可是又无能为力，只好孤独地再出国。孤独——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嗎？”“是的，可是难道他就不会从別的方面打听到我們結婚的消息嗎？”“这我当然阻拦不住，不过看样子不会，只要看他的生活方式就能知道。”“既然你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人，乔治，你就根本不應該訂婚。”“得了，这件事我們都有責任；不过我现在不愿意再变更了。”接着，尽管給他吻得喘不过气来，她还是张嘴說道：“不管怎样，我总觉得不痛快。”他想，如果他告訴了朋友，也不见得真会有什么麻煩。“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他正應該認識我的本色，”他独自思

付，“我可不能改变自己来投他的所好。”

事实上，他在这个星期天早晨所写的长信里还是把订婚的消息告诉了朋友，他是这样写的：“我把最好的消息留在最后。我已和一位弗莱达·勃兰登菲尔德小姐订婚了，她出身富家，是你走后很久才来到我们城里的，所以你大概不会认得她。以后反正还有机会和你谈到她，今天我只想說，我感到非常快乐。至于你我之間，唯一不同的仅仅是：你的朋友不再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而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了。此外，我的未婚妻——她在这里向你致亲切的问候，她日内将亲自写信給你，——她将成为你的异性的好友，对于一个独身的男子，这不见得不重要吧。我知道許多原因使你无法抽身来看我們，可是难道我的婚礼不能恰恰构成一个机会，使你設法克服所有的障碍嗎？不过，不管怎样，还是尽管照你自己的意思做去，怎样对你好就怎样办吧。”

乔治手里拿着这封信在写字桌前坐了很久，他的脸轉向窗外，无意中露出了笑容，刚好答謝了一个过路的熟人对他的招呼。

最后，他终于把信放进口袋，走出房間，穿过一个小走廊，来到他父亲的房間，他已有几个月沒有进去了。实际上他也不感到有必要进去，因为他每天在公司里都见到父亲，他們又一起在餐厅里用午餐；到了晚上，他們虽然各自随意行动，可是即使这时，除非乔治出去——而他

是往往出去的——看朋友，或是象近来那样，去探望未婚妻，他们总要在共同的起坐室里坐上一阵，各人看自己的报纸。

乔治看到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父亲的房间还是那么阴暗，觉得很惊讶。原来小院子对面的高墙竟把光线挡去这么多。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窗边墙上挂满了乔治亡母的纪念品，他正在看报，他把报纸举在眼睛的侧前方，以弥补视力的不足。桌子上放着吃过的早餐，看来并没有动多少。

“啊，乔治，”他父亲说，立即站起身来迎接他。他走动时厚重的晨衣掀了开来，下摆在身体四周飘动。——“我父亲依旧是个魁梧的人呢，”乔治心里想。

“这里黑得受不了，”他大声地说。

“是的，是够黑的，”父亲答道。

“你还关上了窗子？”

“我喜欢这样。”

“不过，外面挺暖和的，”乔治说，仿佛是接着自己刚才的话往下说似的，同时就坐了下来。

他父亲把早餐的盆碟撤走，放进一个柜子里去。

“我只不过是来告诉你，”乔治继续说下去，目光一直惘然地追随着老人的动作，“我要把订婚的事告诉圣彼得堡方面了。”他把信从口袋里抽出来一点，又让它落了下去。

“告訴聖彼得堡？”父親問。

“告訴我那兒的朋友，”喬治說，他很想交接上父親的目光。——在辦公時父親可不是這樣的，他想到。父親雙臂交叉地坐着，顯得多么結實。

“哦，對了。告訴你的朋友，”父親說道，語氣強調得很特別。

“嗯，你知道，父親，起先我是不想把訂婚的事告訴他的。這當然是爲他着想。你自己也知道他這人脾氣很怪。我也尋思過：也許會有別人把這消息告訴他，雖然他那樣落落寡合，不見得真會如此——這種事本來我也阻擋不住——不過，我反正不想自己告訴他。”

“現在你又改變了主意？”他父親問，把那張大報紙放在窗台上，又拿他的眼鏡壓在上面，用一只手護住了眼鏡。

“是的，我仔細想過了。我這麼思忖，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我高高兴兴地訂婚，他也会高兴的。所以我不愿再拖着不告訴他了。可是在發信以前我想告訴你一聲。”

“喬治，”父親說，撇着他那沒了牙齒的嘴，“聽我說：你是爲這件事到我這兒來的，是來跟我商量的。當然，這樣談對你來說很光采。不過這算不了什麼，而且比算不了什麼還糟，如果你不把全部的真实情況都告訴我。我不想勾起不該在這兒提的事。自從你親愛的母親故世後有些事情做得很不得當。談這些事的時候也許快到了，也許比我們設想的還快。公司里有好多事我都不知道，

也許這並不是背着我做的——我可不是說是背着我做的——工作我已經再也不能勝任了，我記憶力衰退，有許多事我再也顧不過來了。這首先當然是自然的規律，其次呢，你娘的死對我的打擊要比你大得多。——不過既然我們是在談這件事，在談這封信，我求你，喬治，不要欺騙我。這是件小事，簡直不值一提，所以你別騙我了。難道你在聖彼得堡真的有這個朋友嗎？”

喬治窘迫地站起身來。“別再為我的朋友操心了。一千個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親。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你對自己太不保重了。可是人上了年紀必須好好注意才是。公司的事沒有你我干不了，這你很清楚，可是我們的買賣如果損害了你的健康，我明天就把它永遠停掉。不過這還不行。你的生活方式一定得改改，要改就要改個徹底。你坐在这黑頭里，可是起坐室里陽光很充足嘛。你早餐只吃几口，也不多吃些來維持自己的精力。你坐在閉緊的窗子旁邊，可是新鮮空氣對你好處多大呀。不行，父親！我要請醫生來，照他的吩咐辦事。你的房間得換一換，你可以搬到前面的房間去，我上這兒來。你不会不習慣的，所有你的東西都跟你走。不過辦這種事的時間以後有的是。現在我要你上床睡一會兒；我知道你很想休息。來吧，我幫你脫衣服，你瞧着吧，我內行得很。倘若你愿意現在就去前面房間，你可以先躺在我的床上。這樣做最合適不過了。”

乔治靠紧了父亲站着，父亲那白发蓬乱的头耷拉在胸前。

“乔治，”父亲用低沉的声调说，身子一动也不动。

乔治立即在父亲身旁跪了下来。在老人疲惫的脸上，他看到那双大得异样的瞳人从眼角上呆呆地注视着他。

“你说你有个朋友在圣彼得堡。你一向喜欢恶作剧，连我也敢于戏弄。你在那儿怎么会有朋友呢！我无法相信。”

“请你稍稍回想一下，父亲，”乔治说，把父亲从椅子上扶起来，乘他虚弱地站着的时候替他脱下了晨衣，“自从我那个朋友上次来看我们，到如今都快三年了。我记得你一向不太喜欢他。至少有两次我都避免让你见到他，虽然实际上他是坐在我房间里。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喜欢他，我的朋友脾气挺怪。不过，到后来，你和他相处得还满不错。我看到你怎么听他讲话，点点头，还向他提问题，我心眼里着实高兴。只要回想一下你一定能记起来的。他总是跟我们谈俄国革命里最最荒唐的事。譬如说，有一回他出差到基辅，遇上一次骚动，他看到一个神父站在阳台上，往自己手掌上刻了一个大大的血淋淋的十字，还举起手来向暴民呼吁。后来你自己还把这事说了一两回呢。”

乔治一面说，一面就让父亲重新坐下来，轻轻地给他脱掉穿在亚麻布衬裤和短袜外面的羊毛内裤。内裤看上

去不太干净，这引起了乔治的内疚，他怪自己太疏忽了。让父亲经常穿干净的内衣当然是他的责任。他还没有和未婚妻细谈今后怎样安排父亲的生活，因为他们心里都以为老人会独自留在老宅子里的。可是他现在作了一个迅速而果断的决定：把父亲接到自己的新居去。细细琢磨起来，他婚后才对父亲尽孝道仿佛还太晚了一点呢。

他抱起父亲向床边走去。他注意到，在走这几步路时，他胸前的老人竟在拨弄他的表链，这使他感到很尴尬。有好一会儿，他都没法把老人放上床去，因为老人竟把表链攥得好紧。

不过，一等老人躺了下去，一切都象挺顺当了。老人自己拉过毯子盖上，甚至不寻常地盖过了肩膀。他用不含敌意的眼光仰望着乔治。

“你开始记起我的朋友了吧，是不是？”乔治问道，鼓励地点了点头。

“我现在盖严了没有？”他父亲问，仿佛没法看到自己的脚有没有裹住似的。

“你总算是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了，”乔治说，又替他  
把毯子裹裹紧。

“我盖严了没有？”父亲又问，好象很急于想知道。

“不用担心，你盖得很好。”

“不！”父亲喊道，猛然打断他的回答，使劲地一掀，几张毯子都飞了起来，又蓦地一蹦，直挺挺坐起在床上。仅



仅因为他一只手扶着天花板，才总算保持了平稳。

“你想把我掩盖得密不通风，我知道，你这小畜生，不过我可完全没给掩盖住。即使我最后只剩下这点力气，对付你还绰绰有余。你的朋友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本应该是最合我心意的儿子。正因如此，这些年来你一直欺瞒他。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以为我不替他难过？你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老板忙着呢，不能去打扰他——就是为了往俄国写那些胡说八道的一文不值的信。谢天谢地，父亲要看穿自己的儿子总算不用人教。现在，你以为把他打垮了，可以骑在他头上，他连动也不敢动了，所以我的乖儿子决定要结婚了！”

乔治瞪着他父亲召来的妖魔。他父亲突然如此了解这个在圣彼得堡的朋友，这件事触发了乔治前所未有的想象力。乔治看见他了，迷失在茫茫的俄罗斯。乔治看见他，在一所劫洗一空的仓库的门口。从他那些给打得粉碎的橱窗里，从经过乱劈乱砍零乱不堪的货物堆和倾圮的煤气管旁边，他正在站起身来。他为什么要走得那么远呢！

“你听我说！”父亲嚷道，简直不知所措的乔治赶忙向床边奔去，预备承受任何骂，可是在半路上又停住了。

“只因她撩起裙子，”父亲尖声叫着，“只因那个臭货这样的撩起裙子，”为了学她的样，他把自己的衬衣掀得那么高，战争中在大腿上留下的伤疤都看得见了，“只因